



北京晨报

# 早茶·翰墨

二〇〇八年三月四日

星期二

主 编/杨现富  
特约编辑/王加中  
编 辑/朱 江  
校 对/左丹冰

刊头题字 张冠哲

金谷满园广告公司 协 办

曙光电影院

第七十九期

## 艺术简历

张冠哲,1947年生于黑龙江省泰来县。现任黑龙江省画院副院长、黑龙江省美协副主席、黑龙江省文史馆馆员、国家一级美术师,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专家。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、中国当代工笔画学会会员、黑龙江省书法家协会会员。作品《草原长城》1972年入选国家对外文委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等地举办的“中国现代美术工艺品展”,另有作品入选“第六届全国美术作品展览”和“中国书画研究院主办的‘当代中国书画展’”。《破晓》、《鹰扬》、《祥音》、《腾飞的精灵》等参加全国第六届、第八届、第九届和第十届美术大展。作品被中国美术馆、北京大学、台湾国父纪念馆等收藏。

## 名家

不老村 特约

Long Life Villa

麦饭石矿泉水

源自北京长寿村—不老屯镇

北京市食品放心工程指定用水

电话:010-69031588

## 遗失声明

北京惠尔爱众汽车轮胎经营中心将营业执照副本丢失,注册号:1101053160396,特此声明作废。

庆祝“三八”节 酬宾女观众

为了庆祝“三八妇女节”

在3月8-10日期间,凡女士到“惠尔曙光电影院”观影均享受 半价优惠

热线:88435711、88436311



# 草枯马蹄轻 辫舞鹰飞扬

### ——走近著名画家张冠哲和其“北方少数民族人物画”

去年,记者参观京丰美术馆时,在一幅人物画作品《鹰扬》前久久驻足,反复玩味,被其艺术表现力所震撼。几经周折,联系上了作者——黑龙江省画院副院长张冠哲先生,聆听他畅谈丹青。

## 迷失丹青:潮流中的旁观者

小时候张冠哲很热爱艺术。家里没有愿意画画的人,僻处的小镇上也没有教画的人,但石印唱本的封面和月份牌年画吸引着他,使他产生了学美术的“痴心妄想”。

但时代弄人,教学改革、四清运动、文化大革命接踵而来。他在忆苦思甜的连环画、红海洋的宣传画、阶级教育和英雄事迹的版面画“新潮”中学习画画的。但自己“为人生艺术”是以图解政治为形态的,因此,张冠哲迷

失了。他形容当时是:“易”生命“为生”存,做交待的工作,领糊口的工资,疏离了艺术探索之路”。

上世纪80年代,美术思潮风起云涌,各类艺术家粉墨登场,画坛弥漫着一种浮躁之气,让张冠哲无所适从。

大浪淘沙,进入上世纪90年代,艺术界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,张冠哲的艺术“生命”再次萌动。但初期仍然是艰难的,他回忆说:“亟

思起步上路,但选择需要智慧,探索需要悟性,而二者偏偏又是我的缺失,便只好在流行的题材和形式中摸索前行。从现实的少数民族题材转向了对古典题材的表述,淡化表层的政治色彩,而把丰富内涵张扬民族精神作为新的追求。同时力求把自己能够接受的新观念、新技法和学习研究传统结合起来。几年间零零碎碎画了一些东西,其中贯注了自己对中国传统精神的领悟和礼赞,但推及同类题材的作品,感觉虽有己意却并无新意。”

## 豁然开朗:聚焦“北方少数民族”

上世纪90年代末,有朋友建议张冠哲,玩观念技法已不是像他这样年龄的优势,还是要植根自己的过去,发挥所长,寻找新的生长点。经过认真考虑,他决定在少数民族和古典题材之间连上了一条线,结合古代少数民族题材,并明确界定在“北方”二字上。由这个特定的出发点,开始了自己的探索。

“初时,我想画一些风情,或者事件,但理智告诉我,这种选择,同样会淹没在同类题材的海洋里,缺乏思想上的深度。忽一日混沌的脑际灵光一闪,产生了把北方,特别是东北历史上的少数民族,打破时空,集拢来进行表现的想法,心境为之豁然开朗,这是目前人们还很少涉

及的表现领域,但一般的表现又缺乏依据,如同一堆散放的珠子不等于完整的项链,似乎应该有一种什么精神性的东西作为统领才好。不由想到了历史上北方民族的‘数主中原’。他们虽然族系不同,时代不同,但奋发进取的精神是一以贯之的,生生世世传承不息,他们演出了一幕又一幕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,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的辉煌。确信这一条精神线索完全可以串起这一题材,并使其获得升华。”

北方少数民族多以游牧、渔猎为主,鹰是他们生产的重要工具。鹰高扬远举、击风摧枯,是禽中的强者。鹰与北方民族的精神有着内在的契合,可以作为其精神的象

征和载体。另外,史书载“胡俗多辫发”,无论肃慎、靺鞨、鲜卑、契丹、女真、蒙古、满族都是辫发,虽部位有所不同,但与汉俗的全发束髻迥异。免其狐鼠貂帽,使其科头露首,辫发飘飘,当是一道北国特有的风景线。因此,他把表现古代北方民族题材的标志定在两点:一是腾飞的鹰;一是飘动的辫子。

张冠哲还很好地解决了如何组织创作中的主体人物和环境问题。另外,他认为,战争本是凶事,充满了戾气,何况民族间的战争易于勾起和伤害民族间的情感。因此,必须淡化战争的阴影。画面中不宜出现戈矛、刀剑、旗帜之类军旅的器械和标志,而将其处理成秋狩围猎一类介于生产练兵之间的活动。画面中出现的人物挟弓、束矢、放鹰、驱犬足矣。

## 英雄赞歌:昂扬中华民族之魂

张冠哲认为,画家作画,其实是在表述自己的人格,因其艺术所代表的境界即其自心中所有之境界,是他心中对于形而上和形而下的渴望、追求、表述的印痕。

受社会风气的影响,当代艺术逐渐呈现出柔媚的女性化表征,充盈着一种闲适、伤感、迷茫的情调。张冠哲对此深恶痛绝:“优美是一种大美,是人们所追求和需要的,

但这一类美太多了,太滥了,容易软化人类的灵魂,使之英雄气短,儿女情长。确有有识之士讲的那样,到了需要呼唤壮美,呼唤英雄的时候了。是人民创造了历史,更确切地讲是英雄主义哺育下的人民创造了历史,一部历史的记录,就是一部英雄的史诗。我在我的画面上塑造英雄,但这英雄不是特定的哪个部族的首领、可汗,如拓跋

焱、阿保机、阿骨打、成吉思汗、努尔哈赤等等。他们是这个部族精神平民化的体现。草原人站起来如铸的身、上马后如飞的身影、刚劲的颈项、坚毅的嘴巴、如鹰如狼的眼睛……都给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从他们我想到了中国历史上的秦始皇、汉武帝、唐太宗……我觉得我在慢慢地融化,融进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灵魂里。是草原人让我真正读懂了英雄的含义。我要把这些记忆深处的形象现于笔下。”

## 超越自我:《鹰扬》横空出世

找准了定位,好作品不断问世,张冠哲越来越受到画坛的关注。2001年,黑龙江省画家进京联展,张冠哲的作品《腾飞的精灵》让一个人怦然心动。这个人就是京丰美术馆馆长、著名美术鉴藏家郭国印先生。他当即邀请张冠哲到京丰美术馆进行创作。对一个画家来说,这是一个至高的荣誉,张冠哲欣然应允。

然而,好事多磨。直到2007年,张冠哲才来到了京丰美术馆,并创作出自己的一幅里程碑式的杰作——《鹰扬》。

到“京丰”创作,郭国印馆长为画家定下了统一尺寸——高90厘米、长350厘米,如同宽银幕式的大横幅。既非长卷又非一般常见的横幅,展示起来很壮观、很气派。这种富有挑战性藏画规格的限定,给构图章法在艺术处理上带来很大难度,对画家无疑是一种挑战,也无疑给画家创作出了一道难题。即使画界高手面对这种特殊的形式,也不得不重新思考如何去创作。

这么大幅的作品张冠哲以前也没画过,但他决定直面挑战。刚进美术馆,心里没底儿。他在美术馆观看了件件精美绝伦的大家名家作品,顿时热血沸腾,在郭国印馆长的鼓励下,他信心越来越足。从2007年4月9日到7月初,在郭国印先生的帮助下,他用了3个月时间出色完成了考题,完成了自己艺术生命进程中一次大的飞跃。

草黄秋高,塞马膘肥。苍凉的景物、慷慨的民风,雄健豪迈的性格、粗犷强劲的形象、躁动凌厉的族群,欲望在升腾,精神在高翔……《鹰

扬》给我们的震撼扑面而来。这幅作品中,画家共刻画了近20个形态各异的人物和众多飞鸟走兽,栩栩如生,让观者如身临其境,强烈共鸣。作品超越了时空概念,聚集了不同民族、不同时期的马背好汉。画家站在时间和空间的遥远处,遥遥地注视着作品主角们在时间空间的隧道里、广场上或静或动,然后把他们的动和静分离、结合,这中间不需要他们之间的交流,而只是作者个人的体悟,抽象出他们精神指向中共有的旋律,使之震荡、回响,合成一首生命的乐章。

功底、学养、观念、勤奋……这些方面的深厚积淀,是产生艺术精品的基础。郭国印先生对《鹰扬》

给予了高度评价。他认为,作品打破了时空,不同民族、不同地域的草原民族在此聚集,画家把传统与现代、工笔与写意、写实和浪漫、人物与山水以及线、墨、色很好地糅合在一起,和谐自然,浑然一体。画面气势恢弘,庄严肃穆,人物刻画细腻生动,昂扬威武。而背景处理上,画家采取了郭馆长的建议,不着一笔一墨,却给人无限的遐想。空白处好像是历史的帷幕,后面上演的是一幕幕历史活剧。他认为《鹰扬》是当代画坛一幅不可多得的艺术杰作。而作为一个学者型画家,张冠哲则凭着自己的历史观、学养以及书法基础等,已经成为当代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画家。而且他正值旺年,今后还会创作出更加辉煌和壮丽的艺术精品来。

晨报记者 杨现富



▲张冠哲作品《祥瑞》175cmx195cm 1999年



▲张冠哲作品《蕉荫》84cmx85cm 1999年



▲张冠哲作品《风尘三侠》80cmx80cm 1998年



▲张冠哲作品《无极之思》83cmx83cm 1999年

▼张冠哲作品《鹰扬》350cmx90cm 2007年

